

旧事陈年

Scattering Images of
The Time

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，
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满腹经纶，
优雅随和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
气息。

——苏童

叶兆言
作品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

013041104

I267

2140

旧事 陈年

叶兆言
作品



北航

01648777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 · 北京 ·

I267

2140

0011408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年旧事 / 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086-3871-3

I. ①陈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4977 号

陈年旧事

著 者: 叶兆言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 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871-3 / I · 366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自序

多少年来，习惯了被人称为小说家。什么是小说家呢，就是一个喜欢编故事的家伙，成天胡思乱想，同时用文字把思想固定下来，接二连三地杂志上发表，出版社出书，然后凭着这些成绩，便在小说家的椅子上坐实了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我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小说，不温也不火，好歹都是坚持，转眼三十多年，蓦然回首，著作未曾等身，也已经有了几百万字。

于是开始写些非虚构的文字，说是散文也好，说是随笔也行，不紧不慢又出过几本书。我是个喜欢动笔的人，写什么都觉得津津有味，都能自得其乐。在非虚构的作品中，有一本《陈旧人物》似乎还受大家欢迎，常常有读者提到。本书的体例与《陈旧人物》大致相同，当作续集也未尝不可，无非说说过去的人，谈谈过去的事。以人叙事，以事论人，不同的只是每篇篇幅略短，但范围更广，内容不再局限于文化人，政治和军事都有所涉及。

本书起因非常简单，既然有人愿意看这样的文字，读者喜欢，能写为什么不写，何乐而不为。我得到很多鼓励和督促，写文章的都盼望有人阅读，当然更因为喜欢写，技痒难熬自以为是，结果就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欲罢不能。

怀旧是人生难免的一种情绪，陈年旧事说过去就过去，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最后还要唠叨一句，本书内容为第一次结集，有些被删节的文字，尽可能地恢复了。

二〇一三年三月

目录

自序 / VII

陈三立 虎子无犬父 / 001

李瑞清 一代非著名书法大师 / 005

蔡元培 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 / 009

蔡威廉 艺术家活得长很重要 / 013

林文铮 高开低走的悲剧人生 / 018

林风眠 画者的浪漫与凄凉 / 023

曾昭燏 曾国藩家族里的考古学姑娘 / 028

曾昭抡 学成数理化，也只走好了半片天下 / 032

俞大綱 你想象不到的显赫家世 / 037

俞大维 天才横溢，触手成春 / 041

傅斯年 学术界的曹操 / 045

049 / 罗家伦 当官第三，学问第二，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

053 / 朱家骅 国民党里的“又红又专”

057 / 陈立夫 官场沉浮，不如去新泽西当陶渊明

061 / 陈果夫 分到了蒋家王朝的原始股

065 / 陈布雷 生为蒋之人，死为蒋之鬼

070 / 马寅初 其实他和鲁迅一样，都是学地矿的

074 / 胡 适 别看学位，看学问

078 / 赵元任 两颗假牙成就语言天才

083 / 竺可桢 为何宋人不知梅

087 / 陈西滢 鲁迅最痛恨的人

091 / 朱东润 天下尽欺老实人

096 / 徐志摩 毕生行径均是诗

100 / 杨宪益 最令人称道的富二代

104 / 吴 梅 喧嚣乱世继清音

108 / 黄 侃 书生意气是狂狷

115 / 汪 东 革命、当官、学问、书画都不误

120 / 胡小石 “不务正业”的国学大师

汪辟疆 给别人排名，自己却被忘了 / 124

陈中凡 文人的“三书”和“三不” / 128

沈祖棻 斜阳里的春愁 / 132

程千帆 “捡到”的镇系之宝 / 136

王伯沆 活在民国的六朝人物 / 141

柳诒徵 旧式文人标本 / 146

张元济 拒签孙中山，劝降蒋介石 / 150

陆费逵 用教材押注革命 / 154

章锡琛 堂堂开明人，俯仰两无愧 / 158

王云五 从商务印书馆管到国家财政部 / 162

林语堂 原来写书可以这么赚钱 / 167

周越然 最有钱的淫书收藏家 / 171

林汉达 从教材抄袭者到“青年贩子” / 175

桂永清 黄埔一期也平庸 / 179

杜聿明 败军之将，不敢言勇 / 184

王叔铭 是甲级战犯也是王光美的干爹 / 188

192 / 胡宗南 老一点怎么了

附记 1 黄埔的底色

附记 2 黄埔学生的年龄问题

202 / 孙立人 在缅甸活埋日本战俘？

207 / 林 虎 走对了前 99 步

211 / 陈绍宽 在 1928 年提出航母计划的人

陈三立

虎子无犬父

一九〇〇年注定不安分，中国北方正闹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，有位老公子哥不得志很郁闷，冷冷清清地来到南京，打算在这里定居养老。南京这地方从来不适合韬晦养志，任你是个什么人物，灯红酒绿的秦淮河边一住，革命也就基本到头。

这位老公子哥便是散原老人陈三立，说他老，此时四十九岁，按照古人标准，五十初度，是知天命的岁数，确实没多少年折腾了。说公子哥，他是晚清著名的“维新四公子”。两年前戊戌变法，出身名门的四位公子，呼风唤雨何等风光，不曾想风云突变，维新人士成了康梁乱党，“四公子”之一的谭嗣同押往菜市口砍头，其他三位没掉脑袋已算幸运。

春归秣陵树，人老建康城，既然政治不好玩，会丢了身家性命，散原老人开始全心全意地玩文

学，玩纯文学。当时的文坛，说白了就是诗坛，小说是标准的俗文学，给下里巴人的老百姓看，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还是有传统的诗歌。谁在诗坛上最牛，谁就能执文坛之牛耳，汪辟疆的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将散原老人尊为“及时雨宋江”，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，由此可见其地位之显赫。

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犯过什么严重错误的话，就是没把这奖项颁给俄国的托尔斯泰，并且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散原老人。毫无疑问，作为诗坛祭酒，作为当时中国文坛最具有代表地位的诗人，如果他老人家获奖，不但众望所归，关键还能增加这个文学奖的含金量，毕竟中国传统诗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。

钱钟书小说《围城》中谈到诗坛，虽调侃，也写出了当时的部分真相。一位叫董斜川的诗人吹嘘自己曾跟散原老人聊过天，说“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”，认为“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，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，太可怜了”。

小说家的话不可以太相信，当不得真，不过玩旧诗，通常倚老卖老，会看不上新诗，新诗人却不得不对前辈表示恭敬。一九二四年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中国访问，慕名拜访散原老人，两个人只相差了两岁，散原老人略大一些，是标准的同时代人。徐志摩屁颠颠地给他们当翻译，免不了有一些客套，相互

送书，拍照，究竟说了些什么话，还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交流，也不得而知，反正多少有点象征意义，毕竟当时中国和印度最好的两位诗坛大佬见面了，这很不容易。

海明威与福克纳都没见过面，尽管他们同时代，都是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。

有人问，既然对散原老人有兴趣，那么当时的老房子在哪儿。我想了想，真答不出来。九曲青溪十里秦淮，只知道紧挨青溪河边，取名“散原精舍”。精舍二字望文生义，容易让人联想豪宅的精装修，其实是普通住宅。古人称佛教修行者的住处为精舍，散原老人官场失意，避祸南京只为养老，用这两个字十分合适。

那时候，陈寅恪只有十岁，有兄弟五人，最小的登恪刚三岁。散原老人为了儿子的教育，干脆办家学，花银子聘请家庭教师。他身上洋溢着名士气，俨然成了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杜少卿，饮酒作诗，基本上就是专业作家。科举还没废除，他早已大彻大悟，内心深处先将它给结束了。

有人把清王朝的崩溃，归罪于科举废除，因为读书人失去奋斗目标，前途变得黯淡了。散原老人也算是有功名的人，举人出身，中过进士。一八八二年乡试，年仅二十三岁的他讨厌八股文，竟用散文体写试卷。这是公然冒犯科举，初选就惨遭淘汰，幸好

遇到一位慧眼识才的考官，从落选的试卷里重新将他破格录取。

参加科举应试，柳诒徵用篆字，散原老人不写八股文，其实都意味着科举的寿终正寝。僵硬的科举已失去存在意义，废除不废除都得完蛋。只是他的做法，更像一位纯粹的诗人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气质，才能把诗写好，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。现成的例子就是陈寅恪，他显然继承乃父风范，学贯中西，不知念了多少个第一流大学，学历史上可以写上日本弘文学院、德国柏林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、美国哈佛大学，能阅读梵、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英、法、德八种语言，却没有任何正经八百的文凭和学位。

在科举废除的前两年，也就是一九〇三年，散原老人曾担任过南京三江师范的总教习，又称总稽查。三江师范后来改名两江师范，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，再改名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，最后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。因此，说起南大的老校长，似乎不该忘了提一提这位散原老人。不过这也是挂名差事，他显然志不在此，这时候，北京已经有了京师大学堂，各地纷纷效仿，由官方出面办新式学校，官办学校就像官样文章，通常不入诗人的法眼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诗人注定没什么政治地位，作为诗坛领袖，散原老人更像是一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物，好在有个争气又充满传奇的儿子，你可能不认识他爹，但你不会不知道陈寅恪。

李瑞清

一代非著名书法大师

有个玩书法的朋友，说起南京书坛前辈，神秘兮兮地透露了一段逸闻。大名鼎鼎的林散之觉得自己最厉害的，不是独步书坛的字，而是他的诗。

对于这样的八卦，听了一点都不觉得吃惊。学问大家章太炎就告诉别人，他最擅长的不是古文，是医术。晚清的诗坛盟主散原老人，说自己是“字第一，文第二，诗第三”。齐白石也有类似的海口，具体如何排名忘了，大致意思是诗第一，印或者字第二，第三才轮到画。

这个就叫会玩，江湖上排座次，最牛之人往往故作谦虚，自称第二，他第二，于是没人敢称第一。还有一种玩法，压低自己强项，用哄抬物价的方式，变着法子做广告，将其他领域的水平顺带提高。好比打篮球的乔丹告诉别人，他最擅长的其实是高尔

夫球。好比一个很会当官的人一本正经，说他最擅长的是写诗。你可以相信，当然，也可以不相信。

在晚清书坛，有两个人字写得非常好，非常让人羡慕。一个是和尚，也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。还有一个是道士，应该说准道士，就是清道人李瑞清。两位姓李的都是书法高人，每次看到我都会眼睛一亮，万念俱灰，心情立刻如止水。高山景行，心向往之，有这两排先贤的书法放在那儿，我知道自己一辈子也别痴想写好毛笔字了。

弘一法师谈书法，很简单，字要天天写，大字小字都得练。清道人谈书法，也很简单，先重人品，书以气味为第一，“不然，但成手技，不足贵矣”。名师可以出高徒，弘一法师是丰子恺的老师，私淑弟子不计其数。受清道人影响的学生也很多，谈到胡小石的书法艺术，不说一下他的恩师不行。清道人众多弟子中，还有一位被画名所掩的张大千，要知道无论胡小石，还是张大千，学书法都不是挂个虚名，都是正经八百的入室弟子，当年都是替清道人磨墨牵纸的人。

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将清道人封为“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”，这至少可以说，他写诗的资质也非同寻常。梁山一百单八将中，公孙胜的故事不多，排名却十分靠前，及时雨宋江、玉麒麟卢俊义、智多星吴用，紧接下来就是他了，相当于科举殿试的二甲

之首，也就是俗称的传胪，只不过屈居于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后。

清道人最厉害的还应该是他的字，上网检索了一下李瑞清书法作品的行情，价格之低，问津的人之少，让我目瞪口呆。考虑到一些当代名家，挟着名片上的各种头衔，一个字就卖到多少钱，无端地有些惆怅。

南京大学的历史就其本质，和北京大学也有很多相似，都是官办，都是官气十足，一个曾经叫京师大学堂，一个曾经叫中央大学。清道人李瑞清跟南大的关系，相当于蔡元培和北大，都是校史上有过杰出贡献，且不能不提的人物。

在南京大学老校长的名单上，散原老人陈三立也挂过几天，但是他这个负责人，和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兼中央大学校长一样，说白了就是一张老虎皮，挂在那里唬唬人。李瑞清当过六年的总监督，一直到辛亥革命挂印而去，在这期间，他是货真价实地当校长，兢兢业业。

李瑞清的教育理念相当简单，这就是“嚼得菜根，做得大事”，因为是辛亥革命前的大学校长，又是官家任命，他玩的那一套，无非是“十年寒窗苦”，让学生发愤用功。多少年来，苦读一直是南大血脉相承的看家本领。北大在天子脚下，总是离政治很近，复旦紧靠十里洋场，难免海派习气。北大近官，复旦近商，南大什么都沾不上，只能嚼菜根苦读书。

李瑞清出身于一个宦宦世家，在传统的中国描述中，宦宦世家是个很暧昧的词儿，似是而非，除非你是皇亲国戚，否则不经过科举，就不会有什么仕途。通常我们喜欢说书香门第，说贫寒子弟，都是为了解释一种结果，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功名呢，因为他能够刻苦读书。书香门第，家境贫寒，都是正面形象，都是成才原因。

李瑞清是江西人，父亲在湖南当了三十多年官，算不上大官，也就是个县令。他因此出生在湖南，自小用功读书，二十六岁当举人，二十七岁成进士，然后便与父亲一样，踏入仕途，老老实实做官，正赶上了大清王朝没落，官倒是做上去了，清朝也完了。

李瑞清当过几天江宁布政使，官居二品，相当不错的级别。不过板凳还没焐热，乱党已经进城，他那些激进的学生就在革命军中。他万般无奈，辞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职务，缴了官印，离校时，见有些学生衣衫褴褛生活贫困，心中十分愁苦，随即卖去自己的车马，将钱散发给贫穷学生，两袖清风飘然而去。

这以后，李瑞清便成了清道人，客居上海，卖字为生。散原老人不当官，诗越写越好，清道人辞了官，字也越写越好。他们晚年都成了普通老百姓，没有大富大贵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。作为地道的中国文人，被迫离开仕途，脱离官场的轨迹，实属人生之不幸，然而对于诗歌和书法史，又是不幸中的大幸。